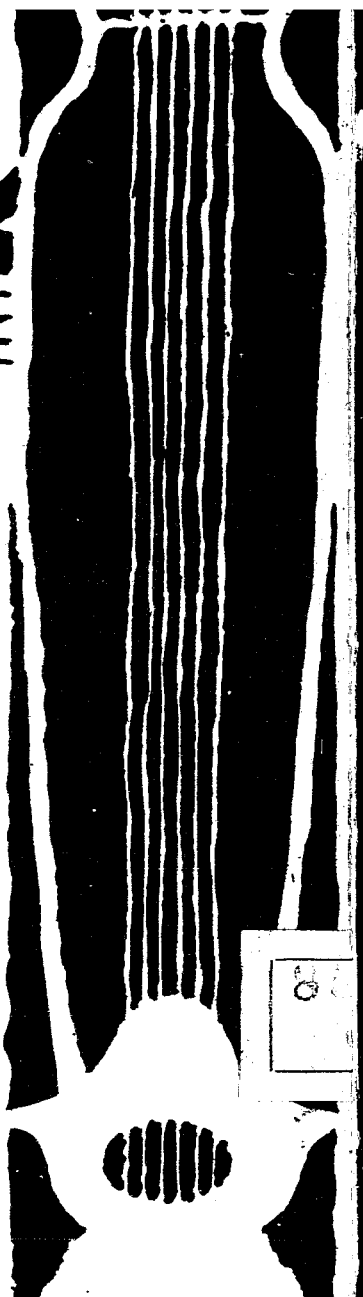


志摩吾兄教正

霜楓之二

弟沈澄贈

初日樓少作



初日樓少作

目次

黎序

題辭

初日樓少作上 詩七十八首

初日樓少作下 詞三十五首

跋

顧跋

初日樓少作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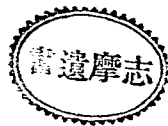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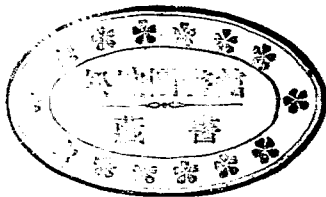
愈
跋

初日樓少作
目次

黎序

民國六年秋愚將東渡日本道出滬上晤四會嚴素旣澄於酒樓時坐客俱一時之雅而旣澄談吐肆應才藻繽紛顧慙懇多厚意頗心儀其爲人度其必有澤於詩教者深也翌年復以事走滬上登其室曰初日樓者旣澄偶以羈旅北京時所作詩詞若干首見示不禁大歎服益信前此心儀之不爽嗣頻年往來於滬上者不知幾何次而每至之日未嘗不與旣澄遊亦未嘗不談詩惟行色匆匆不能罄傾胸膈爲可憾

初日樓少作 黎序



耳今年春又以事走滬上晤對之下欣然話往既澄乃出其
所著詩屬序且將梓而獻諸世焉夫詩有多義或美或刺或
敷陳制教爲後世典守或寓寄俗尙爲采風者所資然纏綿
悱惻抒展性靈如既澄之所爲者月白風清浹人肌髓證以
古先民微言相感以喻其志之說正相吻合今既澄方值盛
年幸時以離合欣感之言發爲唱歎蔚爲時代珍品誠甚盛
事又豈止愚一人所夕翹企而已耶自維薄殖仰荷懇拳敢
不貢其所欲言以歸之民國十三年六月子鶴黎世蘅

題辭

王伯祥題

尊著歌哭異情。讀之迭生哀樂。感人之深。捷於影響。是知言出由衷。古今所貴。壯懷綺思。初無二致也。誦竟。輒志景慕。還質既澄。或不以我爲不解漢。而遂鄙其辭乎。

葉聖陶題

浣溪紗

瀟灑巾裾拂宋賢。天真歌泣涌如泉。纖塵霏不上冰弦。釵

初日樓少作 題辭

初日樓少作 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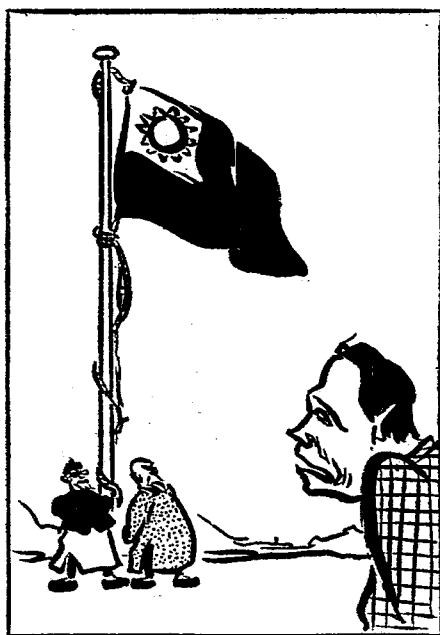
二

畔。驟然承密意。酒中突地惜芳年。芳年情味愛廻旋。

第九回 醜矣羣奸媚態可恥



第十回 卓哉二老忠節堪誇



第十一回 聲調言廣州播音



第十二回 冒名義上海集會



初日樓少作上

詩七十八章

起戊午（紀元七年）迄癸亥（十二年）

春夜雜詩

夜闌餘怨繁華燈。空有前修待目成。好夢覺來尋未得。天風猶弄玉珂聲。
棲遲此世竟誰親。忍淚佯狂解避人。留得玉樓青眼健。祇今心肺有餘春。
不壯揚雄祇自憐。雕蟲篆刻耗芳年。殘宵酒病瘳無藥。重讀南華第二篇。

近感

此世奇懷終渺渺。天乎難問浪尤人。怡魂風日擲豈惜。縱酒年光哀已新。蘭蕙呵
持徒自壯。心靈刻畫恐難馴。時恆爲詩文
纏數女伶誰言疏寂書生事。譚夢須煩傍一春。

初日樓少作上

寄劉宗泰萍鄉

清

昔夢誰溫過眼煙。書來應索一潸然。堂堂日月吾終負。鬱鬱心肝天所捐。百體荒閑餘思健。經年離別又秋前。勞生應信君差勝。息迹名山氣已仙。

雨遊萬生園得句

一池清浪澈秋前。雨脚模糊萬壘連。少個吳娃操櫓去。中央蓮葉正田田。

秋夜述感

天勻淺漢秋初壯。生抱奇情病不瘥。七月南行驕去雁。一鐙冥伏厭秋蛾。支離世路驚心冷。反側空牀覺骨多。此夕幾人仰明月。蟲聲扶戶計蹉跎。

七夕重觀某女優劇

却屏塵氣覓羽霓。不辭多露故棲棲。放歌共惜吾衰矣。巧笑誰禁汝倩兮。一夜夢

魂閑未得，九天笙鶴渺難稽。何當乞與仙人巧。重茁毫花試品題。

劇醉有述

未識吾生樂，頽然百念休。醉來容小覺，魂斷此清遊。失足天難問，迴腸病不瘳。故知情盡僞，多事一淹留。

邁往終成悔，泥塗苦自淪。忍持憂患窟，謚與笑顰身。曲意猶相亮，堅心故已礪。病根能自識，哀樂太情真。

題憶雲詞

嚼雪裁花豔欲仙，蠶絲鵲血兩天然。詞壇便有花間霸，不向低頭但比肩。

生涯甘幻綺羅叢，贏得家家貯小紅。合與定菴詩抗席，有才如此信天工。
定菴七
絕憶雲
小詞皆幼
年所心愛

初日樓少作上

四

萬山詩詢近功報以一絕

燈火生涯但斷腸，空憐枯筆倦君房。冰天躍馬終何補，不脫江南淡薄妝。

爲歲詩
少幽燕

氣故作冰天躍
馬行黃仲則句

己未雜詩

試蹴花枝寓笑嚬，尊前桃李欲成塵。漢南初作依依笑，誓惜心情溉此莢。
傲絕波橫一盼青，未須心劍發霜硎。明知此夕相逢浪，故繹因緣喚我聽。
喜汝江南淡薄妝，爲誰孤露植燕簷。鏡前各有飄棲意，悔指煙霞問故鄉。

此故鄉
意指言

生長之
地言

一言詞我太溫靡，肯信零衾怯獨魂。誰識年來鄭公子，萬花叢裏慣辭昏。
誰分匆匆負少年，稍傳色相入雲箋。迂儒安信癡於我，掛壁須移別榻眠。

一騎傳箋浪指揮。當筵秀色賤甘肥。人間別有相思曲。不向高寒夢羽衣。
狂郎二十學逃虛。土木形骸習不除。笑掠相如冠下髮。不嫌青折象牙梳。
不信天心果忌才。出林孤秀待風來。翻持一笑揮閑念。慧骨何須避劫胎。
僕射生原諡瘦狂。更延星月話淋浪。一心抖擻仍憂患。偏強真憐盛孝章。
彌天哀樂遁閑吟。洗筆秋河萬籟瘖。倘惜人間遺憾缺。願遲十劫證前心。

雨坐

嗒然一椅支南郭。歷歷屨襟信未明。自覺逢場難去住。略於微末見平生。嶽奇獨
判依長夜。惆悵須能殉寸誠。蹈海攀天情已勸。但容擁鼻作商聲。

筵次偶書

百折芳心恨未明。爲營一醉託幽盟。成師破盡孫吳例。別有奇才將酒兵。

水心亭

秋高強豁登臨眼。萬象縱橫亂水光。甘爲斯人廁喧溽。自磨孤抱向熙攘。成城
目矜天厚。並座新魂足自芳。咽盡大難來日語。但容今夕更迴腸。

中央公園

小坐權爲今日計。綿綿寸意倩誰支。蒼黃積灰難啼笑。肺腑微春亂信疑。孤注情
天徒自許。餘生繁夢更何之。從知兵法迂王道。此陣終嫌太出奇。

拈筆長嘆

撒手心魂故已淪。此番啼笑竟難真。十年枉負聰明譽。只作蛾眉掌上人。

秋節前一日書

肝膽危言未盡迂。翻從憂患續驩娛。不祥似我知難赦。空沐明波百琲珠。

己未秋節夜與陳登恪玩月先農壇

萬籟悽遑動廖廓，九天冥穆對微呻。稍憐月暖秋恬夜，真作閑吟冷笑人。舉世披猖成自棄，一心愁謝信難春。不妨略豁清醒眼，燈火樓臺閱衆塵。
玩月後復入城南遊藝園喧寂之感愈見其懸絕也

秋節後一日

百計蹉跎殊未悔，寸心騰擲略趨寒。微憐夢却紛華後，倦極涼蟾亦厭看。
酒醒不寐黯然述此

纖魂襲餘曠，衆象藉酒奮。反側寐夢間，甜然握金粉。日飲筆琶耳，夜饜鮮肥吻。雖無仙佛心，恣溺良自憫。

忽忽逝昕暮，枕簟生微哀。孤注擲衆欲，奇氣鬱灰頽。殼觶爭小年，戴盆目不開。誰

初日樓少作上

歟破羣嘗巋然一塵埃。

虛堂

忽然鍵戶闕芳辰，坐憶裙裾笑語新。二十風流誰竟識，虛堂蹤跡比幽人。
早是悲秋意不閑，過人心血太彎環。平居自探幽奇病，祇在神明縹緲間。

送童退菴反蘄州

溫其如玉真君子，棄我江湖思不禁。歸去故安荆棘路，遲迴須臾別離心。培風大
翼知難闕，養夢微春略可尋。退菴將游學美洲而在郢中則新有所眷難乎其爲別也自判風懷殊未息，相憐接句
起孱襟。

華年

瞥眼殘宵馳萬慮，忧心奇豔逼明燈。獨餘人海清醒眼，替濯青樓薄倖名。渺邈神

思終一往。依徊情分判三生。翻憐弱羽虛期厲。自惜華年百不成。

聽風

繁思一往竟焉窮。歌哭輕狂醉夢中。回首十年鵬海意。不辭袖手坐聽風。

被酒不出有所思作

可憐寂寞人間世。俊意無端落酒杯。留得半醒搜衆象。却揮繁夢撲歌臺。磨牛身世知誰健。傀儡生涯政自哀。辛苦蘭膏明欲燼。問天何事更生才。
此爲女伶盧月霞作。月霞以十三四齡。弱女子所夕。撲踊於歌臺之上。舉眉促息。似不勝其勞苦。天壤間。動人憐愍事。詎尤有甚於是者耶。

送熊伯舉歸江西

汶汶且云何。殺機逼大地。身實懷朝夕。何有於名利。君茲摺翼行。詎復峻吾慰。略挾寸衷語。就君決向避。國人已披猖。厝火傍嬉醉。不能引之起。惟有去之逝。寧忍

共錄錄，奮身赴湯熾，嚮也聞君言，誓將事稼藝，撫腹以及人，所得勝高位，雖云闕
大闕，於意亦無蔽，吾豈樂縑絮，積瘡久思噫，自決去住間，視此十年計，待磨纖窄
想，排胸納萬銳，親貧脫瓔珞，此志非入世，君言行讀莊，齊物本言治，所以無町畦，
萬物備吾智，摧陷廓清之，物我夫奚異，蹉跌不足慮，所慎心誠慊，持此壯君歸，詎
作閑擁鼻。

題象

的燦春心畫不齊，微憐此亦一倉糲，相逢預拓分攜地，乞與丹顏伴笑嚬。

重蒞中和園述示同遊諸子

一夕蜜營地，徘徊衆慮兼，道猶歧向背，情略難酸甜，舊夢溫殘拍，新人重匹緜，蓬
萊公色相，無事過於嚴，始以尋常閨秀視諸女伶，聞見稍豐，乃惘然自失，此中無乾淨人，亦在太沖所云地勢使之然者也。

爲友人題造像

相如新作美人賦，鬢影春風此坐忘。乞得明妝依據地，不愁磨涅晦心光。

戲贈

不作人間第二仙，本來澹薄是嬋娟。江郎再乞生花筆，須畫紅蓮禮白蓮。

疊前韻寄童退厂靳春

惘惘終成思往日，一秋寥法信難禁。月來忽念作詩友，別後曾無縱酒心。塵尾風

流歸冷笑，蛾眉恩怨值幽尋。欲知天末懷人意，試檢高樓未滌襟。

退厂謂當留爲紀念也

嬌兒曲爲女伶盧月霞作

昔我歌臺初植足，一天霓羽羅胸腹。

始入都時頗眷女伶劇

忽然飄墮綺羅叢，明月高樓春栗

六謂從歌場折
趙曲院也

一年白日繫難東。窺隙戴盆眼如粟。東陰西躡不可掖。斗大明珠晦
莫燭。大匠鑄人詎不工。暨子成名世之辱。盧氏嬌兒才十三。楚楚腰肢怯羅襪。權
奇不守老氏雌。窈窕當成后妃淑。登壇風貌萬人驚。據鞍叱咤風雲肅。金甲兜鍪
今木蘭。輕裘緩帶女羊叔。颯爽略儼黃崇緞。驍勇恍見梁紅玉。電行山立氣驕姚。
鵬鵠化神詭。傲嬌嬌真成上馬姿。嬌姪膠盡銜前目。飛揚天矯神乎龍。安得爲
雲與呵簇珠喉。自挾凌雲氣。不度曉風殘月曲。一氣迴環撼天地。沛然莫禦懸飛
瀑。紆如萬山絕復連。捷如神鷹試擊撲。甚雨疾風莫端倪。裂玉跳珠難捉摸。覓絕
一世此嬌娃。決非厮養所成育。胡天生才乃不倫。竊恐稟慧耗其福。犧尊青黃木
之災。何如袖手延天祿。愛莫助之惜其真。但虞我亦同忽儻。繁聲已爲佳人絕。俊
意會須孺子續。遮莫逢場哀以思。對此嬌兒心痛哭。

從友人初作院中游

錄

乞得塵羈一夜身。閑來輕薄學尋春。何須對影論心目。千鍛柔腸作石人。

夜坐

百感呼天夜逾健。小風吹月墮玻璃。以安秋氣坐寥泬。強拾餘歡續笑嚔。載道歌塵重繫馬。經年慙汗在聞鷄。稍憐前路多荆棘。應悔殘宵醉未泥。

有爲吾道院中淒苦者書此慰之

一痕悽黛歛愁峯。汰我閑情夢不穩。天厲琪花寧自免。故培芳氣迓游蜂。苦汝當門弱不支。但平幽怨自矜持。百年蹉折勞相慰。笑演陶潛乞食詩。

不寐

枕簟遶繁思。生無自在眠。病成心燼後。腸熾月明先。歌哭知凝物。踰跟未信天。冥

冥此長夜。支目送芳年。

冬夜雜詩

熒熒新月高。歷歷衆星小。冥坐數疏更。遐思集浩渺。馳心不知處。明河燦天表。危坐引碎念。呼吸對明燈。強起一徘徊。酸風破窗迎。冷笑置書牕。整哉此時情。夜靜火不溫。籠衾憚反側。尋常赴夢意。闔眼近咫尺。郊犬忽寒號。驚鴉噪不息。小室圍萬象。蠅齷上肩蹠。了了帷榻影。瞥眼不寧貼。醺然物化意。惆恍一蝴蝶。

重尋

六街燈火灼天明。繞戶重尋笑語聲。渺渺遺蹤搖定夢。娟娟新雪媚宵行。萬方儀態春相動。百鍊蹉跎道不成。且盡人間歡喜約。莫留餘願障來生。

寒夜思起憤然有作

此世已無歡樂計。不辭掩戶約飛魂。三年薰面成孤憤。一寸愁心沸萬喧。終覺微生猶有徇。須憐清夜未忘言。縱橫略盡呼天淚。獨往人間一念尊。

夢回有述

枕簟厭厭閱長夜。佛光不眷此微塵。三年飛突心難副。百遍磨礪意未新。刺眼煩冤。趨冷夢。依靡風月對低顰。生於憂患終成怯。初覺人間萬事真。

何益

已盡呼天想。寧甘乞食歌。明燈傲須鬢。華夢澤山河。意向閑中逼。詩憐枕上多。自饒飛擲地。何益計蹉跎。

爲友人題廣陵張姬象

離合神光晦萬珠。九天瓊樹見娟媼。須煩廿四橋頭月。與攝雲鬟入畫圖。

戲題張小仙玉堂春劇次調甫韻

春倦樓臺萬絮斜。驕矜無計避茵花。留得薄情雙燕子。秋千無恙認兒家。
遠山攢黛賦波斜。猶向愁心茁一花。頗動美人遲暮感。忍看蜂蝶過鄰家。

戊午己未兩年

間頗樂爲此類
詩詞刪存兩絕

庚申元宵節分韻得九字

開歲十五日。盎然春相誘。隔年意不磨。絨咽亦已久。高會難微嘆。繁思落杯酒。不能闕諸心。殊憚發於口。厭亂遁燕逸。所得已良厚。奈何刺眼事。十乃憾八九。溺世縛塵累。所貴在順受。天地本不仁。詎自逃芻狗。營營百智盡。痛心以疾首。奮身委所殉。作若風中柳。忽焉蹙虛堂。倏爾肆顛走。狂飈雨非志。愛淡亦近揉。緬古多賢傑。渺然虛所偶。固知大化中。疑陣有難剖。懷此齷齪意。沈思對嘉友。倚醒奮麗想。

爲驢類雕朽絲竹媚於前。粉黛襲其後。努力抵衆撼。悲愉復何有。往者悉纖芥。來日足抖擻。勝會夫豈常。毋負杯中手。

前度

前度低徊恨已新。芳城愁作獨醒人。當筵錯與論恩怨。窺鏡徒勞認笑嚔。昨夢不廻雙枕淚。餘春全付一鉤簾。惟將百折千磨命。銷閱人間未盡因。

引鏡瞿然爲詩自悼

虛堂鬱勃餘僵臥。引鏡瞠呼痛入心。誰分芳年磨萬憾。騰攜輕命託孤吟。撐持漸怯逢人羨。歌哭都難溺世深。憔悴倦萍芳意歇。忍依流浪更浮沈。

送陳登恪赴法國

放眼關河尙何語。各懷所殉合相憐。生涯蹙蹙須廻夢。意氣堂堂未信天。切步絮我寸

心凌百怪重君餘。沫煦經年低徊不爲傷離絕。略愧培風志未堅。

初夏雜詩

時寓東城御溝旁

一雨破新暑。蠅翅僵微寒。冥坐絕市聲。心遠如棲山。舉頭望歸鴉。衝雲去意閑。倚窗瞰流波。得雨益潺湲。悠然浴心塵。所思非人間。便須遽之去。毋以夢中還。勞生竟何依。中夜腸如擣。華年百不就。沈思令人老。靈心日以晦。潤質亦就槁。誰能耐空谷。委運零秋草。

朋好遠書來。念我不稱意。蓄意誠已歷。稱之豈爲利。何況少年心。樊然衆欲備。困心橫於慮。始以養其志。笑曉良已倦。飛突略云憊。規規咫尺間。靈性於焉蔽。十年鑽仰業。錫我不匱智。不遺出世心。以持入世事。

歸舟夜感

庚申六月十三夜

蹙蹙關河類兒戲。鼓輪一笑又成歸。委身白浪長圖在。回首緇塵衆意微。醉夢韶
光餘悵惘。江天涼月待攀依。三年再顧臨流影。海若應能辨瘦肥。

秋宵不寐爲詩自遣

衆籟依徊落懷抱。空牀幽緒逼燈前。森羅世慮拘來日。寥泚秋光萃少年。掩眼獨
醒殊自壯。冥心一往更無堅。應疑顰笑春明夢。銷得江南半夜眠。

自題二十三歲造象

收拾風華夢未忘。丹顏鬢髮誤清狂。相看一笑知誰幻。守定孤顚判獨芒。心海便
難搔痛癢。目明容與閱滄桑。百年哀樂須臾事。應有長繩繫豔陽。

庚申除夕

燈火三更盡。高樓一夜多。寂猶禁爆竹。愁欲隘山河。惜逝溫殘夢。嬉春但怨歌。江

南花月盛青髮待摧磨

辛酉秋暮重蒞陳氏耕讀園感書

小坐權廻去日身。十年情事碎於塵。微雲澹日低徊地。哀樂須憐辨太真。
秋容悽黯勝春殘。老柳垂條尙擁欄。衆意冥冥詩興減。清游不作畫圖看。

春宵洪醉泣然有述

癸亥二月

填胸冰雪惜餘溫。須信驪場日易昏。猶有風懷成此醉。合煩芳夢濯新魂。明珠珍
重雙垂淚。深盞依徊未報恩。天地蕭寥人欲老。枕邊春色自溫存。

錄稿既竟自題二絕

小技雕蟲興亦高。十年塗抹未辭勞。背人自有空靈意。文字何曾洩一毫。
綺斑瀟夢已成塵。猶向殘編覓笑顰。青鬢蹉跎知悔否。豈甘長作夢中人。

初日樓少作下

詞三十五闋

起戊午(七年)迄辛酉(十年)

洞仙歌

風鬟霧鬢。襯雲綃霞縠。幕地癡魂逐輕縠。悵朱輪電掣。渺渺驚鴻。雲路遠。徒倚危欄人獨。回頭留一轉。含笑秋波。無限蛾眉未知覺。體態最輕盈。淺淡妝成。勝多少駭紅紛綠。只羅傘低垂避人看。怕目箭輕狂。此身成鵲。羽冠前三數年間嘗有所眷。恆作詩詞自爲歌哭。今則朱戶桃花綠陰成。遲而吾輩作亦已。確論盡矣。偶於放簾中檢得此詞。慨然念爾時情狀。皆同隔世緣。而存之不盡流水華年之感也。十三年二月七日自記。

南鄉子

人語靜。宿醒回。客心淒瑟欲成灰。荒犬吠聲傳枕席。眠不得。起對簾櫳纖月白。

初日樓少作下

初日樓少作下

二二

歸計阻。未乘風。江南春在亂鶯中。千里離魂牽一線。無人見。小夢留痕情緒亂。
三爵後。夜填詞。春蠶心冷未成絲。一點靈犀依舊詿。量珠夢。窄窄春筵誰與共。

虞美人

送春

垂楊著意繫鶯燕。陡覺春心淺。新來濃綠替嫣紅。人在絮花堆裏餞東風。殘鵲
未省新愁重。猶作芳菲夢。羈遲塵海負春光。留得晴絲空與繫斜陽。

減字木蘭花

高樓月爛。繾綣雕欄輪一盼。秀色容餐。頗覺當筵下筯難。投懷弱燕。心怯金疊
勞密勸。臨別殷勤。珍重明朝莫負人。

高陽臺

觀某女伶劇示王調甫

攢夢聲涼啼春淚。無人解識芳心。霓羽飄殘。空勞蝶守鶯尋。靈犀辜負芳華逝。
奈三年楚玉愁深。調甫自言卷折人劇歷三年矣趁華燈。舊袖低昂。心緒惜惜。新來省識東風惡。
願花魂無恙。殘霽度。幾折秦謳。對人長是哀吟。散花未解維摩病。怕蹉跎綠易
成陰。歛箏絃。擁髻歸來。同怯鸞衾。

楊柳枝

此調古人專用之作咏柳詞已本夏初始事狂游得雛姬曰柳媚姿神
清婉濯濯然克稱其名因作此貽之頗有辭不勝情之感

隔世新妝掩淚痕。不辭煙雨伴黃昏。分明初見桓宣武。恰向芳華效一顰。
掩抑春心不自驕。故留青眼看兒曹。爲誰玉立當風慣。笑與羣芳較舞腰。
空向斜陽繫別禽。渭城經雨易成陰。誰知泊絮吹萍後。依舊章臺恨不沈。

初日樓少作下

初日樓少作下

二四

瘦碧臨流畫不成。苦携嬌夢聽鶯聲。天涯別有傷離意。替惜尊前浪送迎。

點絳脣

題帕

一掬相思。淚花紅泫珍珠小。怨懷難料。應有襟痕較。不締同心。枉向離魂繞。重拋掉。障顰人渺。留傍桃花笑。

念奴嬌

紀遇

鈿車低首。便匆匆拋棄。華燈春色。壁霧穿雲輸一盼。誰會斷魂幽寂。了了蛾烟。冥冥麝雨。芳澤禁尋暱。怨歌仙去。但餘江上蹤跡。無奈斷珮難緘。簫殘鼓勸。歸路愁如織。駿馬驕馳知感遇。勝與英雄答策。願怯簷鈴。淚零風雨。並世鞭誰執。一天

張角憾人。今夕何夕。

念奴嬌

題柳媚把卷凝眺圖

重門深鎖。甚厭厭不似。銅車清俊。應覺聰明無地託。占我蟬魚身分。細慧嬉春。櫻
愁駐夢。慣潑開金粉。才情天厭。勸卿文字休近。拚得對酒當歌。華年歡遣。鬱鬱
安能忍。一眺沈吟如我倦。百折芳心難問。病軀淒噓。涼蟾寂照。簾卷西風緊。也應
驚念有人同此幽困。圖景甚蕭寥秋意滿目
照像時亦恰值深秋也

楊柳枝

新秋閑坐偶讀前人楊柳枝詞愛其音節諧婉姿韻與尋常絕句迥殊
爰撫眼前情事譜成四闋偶然興至亦不惜遽破古人咏柳之成規矣
過雨輕雲繞樹流。依簾殘熱未全收。安排功課催長日。午夢迢迢迨畫樓。

初日樓少作下

倦暝離魂繫不牢。新愁吹夢薄涼霄。撲窗紅淚暮春事。小雨催開夾竹桃。
楚舞燕歌不自勝。隔年秋意忒分明。誰知銷損雙心後。不背牽牛目衆星。
簷溜徘徊濯衆塵。空庭淒厲近黃昏。其誰笑語分餘念。只作潺湲獨坐人。

菩薩蠻

鈎籠不抹閑金碧。靚妝斜睨雙心寂。排悶對梳頭。明波依鏡流。咽語低度曲。歛
冉霏蛾綠。好夢莫蹉跎。人間離別多。

燭影搖紅

萬生園值雨

寒釀秋慵。亂雲遮斷凝眸處。小橋冥立客懷孤。蟬作低徊語。寥落衰黃掩樹。濯殘
陰黃昏細雨。崢嶸悽抱。拚與銷凝。愁心難賦。人在天涯。舊情空裏逐鴻去。埋自

孤憤入清游。誰是傷高侶。回首緇塵襲素襟。盼高寒西風又沮。冷香相對。留取薰荷。離魂銷與。

摸魚兒

辦膏騰一宵清醉。當筵幽緒如繭。蘭衾同入芳菲夢。初證夢中人面。愁自判。數月約鐙期不算。思情淺。閑魂又綰。只慧業難量。雲恬月笑。重對瘦眉展。丁寧語。無奈蓮絲乍剪。芳辰依舊悽遣。匆匆並鳳參鸞過。愁記枕邊零願。人已倦。腰一抱秋懣。酒病終誰管。溫存未遠。有錯落鰕綃。啼珠在握。描幻舊青眼。

玉樓春

歸來風妒朝花眼。兩地離魂吹不散。眼前溫密信還疑。背後悽涼安未慣。一鐙暗祝長相見。如此韶光殊不賤。柔雲綵夢夢登心。明月對人人對面。

初日樓少作下

初日樓少作下

二八

醉花陰

用漱玉韻

一榻依徊。棲暝晝。掩戶閑香獸。憔悴闌黃昏。百折幽心。涼月窺難透。銷凝對酒。當歌後。睺眵襟曉袖。持贈夢中人。不證相思。祇證新來瘦。

臨江仙

一線秋魂無泊處。暝縹涼夜蕭然。九重卅闕鎖飛仙。不知銀漢遠。空拜月華圓。見說愁心殊未決。是誰寸折絲蓮。不祥身世奈何天。夢迴千蝶帳。情盡五湖船。

水龍吟

觀女伶盧月霞劇

春愁不到雕鞍。彩雕簇仗簾初揭。鞭絲綽約。劍光寒峭。眉痕英絕。竹石敲崩。梁塵

飛動。迴波低節。甚迷離。傍地。雌雄未辨。兜鍪外。飄雲髮。詔眼驚鴻輕腎。亂華鐙。
萬花飄忽。瑰姿颯爽。新萌蓓雷。一時人傑。竟怯初禪。旋榮枯夢。舊情難撥。願春華
努力。微雲不翳。擁高寒月。

鷓鴣天

舊夢飄煙。懣淚痕。東牆明鏡欲辭春。心如三月欺風絮。愁似千年屑麝塵。看白
日。送黃昏。天涯消息怯歸魂。冥冥碎念知誰會。坐惜爐灰劫影新。

高陽臺

天涯歲暮。風雪蕭然。淺醉沈吟。惘然有作。

依枕新醒。明檐薄雪。隔簾鴉噪黃昏。聽罷風聲。相憐砌玉階銀。歲殘略動芳菲意。
怕。愁人。枯夢難春。向梁園。閣筆低徊。未賦先顰。飄零應怨天心誤。便不虧。凝睇。

初日樓少作下

初日樓少作下

三〇

已落緇塵。依據都無。風華一霎難真。明朝莫便潑潑去。怯高樓聽雨淒魂。負清宵
相伴涼蟾。誰共呼尊。

浣溪紗

庚申元宵

暖霧香塵動四筵。一時珠樹競枝連。強陳絃管泥羣仙。對酒風懷依碎語。飄燈
繁夢送芳年。醉呼瓊月角嬋媛。

一萼紅

二月二十五夜重過深言龔定菴所云比之明月入手彩雲滿懷者也
小屏山有華作證。佳鏡會滌愁顏。頓語春穠。幽驪夢怯。誰料絲續芳蓮。儘偎傍低
鬟倦黛。迴一笑簾外噤啼鵲。中酒心情泥人天氣。不耐輕憐。前度便成荒夢。已

東牆顚顚明鏡幽單。殘碧勻襟。新紅篆枕。長分銷與芳年。慢相悵。迴腸往事待重
理。餘願入吟箋。共惜良宵未央。生廢春眠。

點絳脣

夾竹桃

暖夢嬌酣。絳雲簇簇窺簾笑。靚妝沈悄。新與蟬聲繞。鼓舞春心更綴瓊多少。供
憑弔。鬧紅飄老人面分殘照。

西子妝

爲友人題女伶劉昭容嫦娥奔月像

塵帶黏雲。蟬鬟約霧。玉宇微茫春暖。明妝淡月認飛魂。試霓裳。怨歌應倦。嬋娟再
轉。已昨夜星辰夢斷。翠嚬深。恨笑嚬圓缺。迷離簾管。幽懷遠。碧海青天漫傍瑤

初日樓少作下

初日樓少作下

三二

瑟怨。便依靈藥。謝芳塵。怕冥冥。却胎難換。霜痕瘦損。膠飄泊。高寒誰伴。儘迴腸。又看珠簾暮捲。

浣溪紗

端午日作

夢怯魂閑不自憐。再相逢處合無言。芳塵咫尺奈何天。彈指驩娛成隔世。斷腸消息又今年。心知明月更難圓。

風入松

厭厭秋意落空牀。憔悴舊潘郎。零雲缺月飄蕭慣。隔年心重怯新涼。倦羽自憐。棲雁醒魂須付。喚蛩。歌塵酒霧耐思量。餘夢尙驩場。當筵未解留春住。臘寒燈翠笑蒼茫。長伴西風鳴咽。幽階幾疊微霜。

金縷曲

庚申秋節

了了年時月。畫秋心、霧明星淡，夜光如雪。落抱珪瓊天咫尺。初信人間清絕。休便向圓時傷缺。叱咤風雲良已倦。倚清涼、須勝塵熱。依薄酒、酌佳節。三年積意禁磨滅。對芳辰、低徊昨夢。舊情新揭。南北去來隨瘁。雁烽火、蒼黃倦閱。飄泊處、流光揮忽。醉夢不辭歧路遠。近中年、去住悲難決。誰與共、坐寥泬。

浣溪紗

辛酉元宵後三日亞鶴召宴院中

一往幽情特地真。珠鈿曾未飾低鬟。定知心怯酒邊人。拚得夢餘重入醉，可憐秋後略迴春。無多芳意莫逡巡。
往在小宴間友人以名醉春者相薦晤於酒家者凡二次都在醉中茲夕主人復爲余徵之來余又陶然相向斯人頗以爲言

初日樓少作下

初日樓少作下
情似可感爾後遂不復相見矣
重志之當以此爲驢場之殿也

跋

右存少作若干首。華年哀樂。略盡於茲。從此洗淨心塵。當不復事此雕蟲小技。天空海闊。何施不可。夫奚以呻吟擁鼻爲。
辛酉六月十一夜。錄稿後自記。

初日樓少作

跋

二

顧跋

此編淒迷哀怨。讀者且不勝情。想作者下筆時。其心頭之酸苦。當不知作何狀。予與旣澄遊。常謂是樂天一流。今讀此編。乃知所爲歡笑。悉由強作。予性木訥。自知情感不深。不能爲文辭。然入世以來。猶覺我之眞性未泯。而他人魚魚鹿鹿。即此尙不能求其保持領略。人我之間。遂觸手生障壁。况旣澄靈心善感。其處世之不安。必有什百倍於我者。其低迴悵惘之情。更何能自己耶。願旣澄更抒心聲。多爲歌哭。招回人間。

初日樓少作 顧跋

二

已失之性靈。勿自鄙於呻吟擁鼻。闕情懷而弗宣也。韻剛讀記。



有生情感之流殆無往而勿傾注哉奔盪而為江河
 或渟蓄而為湖沼或迫束而為谿渚雖知纖異至
 度蹠靜殊王趣而傾注之勢畢具焉故靈襟慧性
 密守歲隄而芬韶自遠猶彼桃李成蹊何假言說
 蘭生空谷無人亦芳既非有所為而發夫豈以其
 獨喻而遂闕之乎若必守型度而分云變畫情性以
 別貞姪則膠柱調絃識曲者掩耳既澄兄此作王佳
 處往如良金美玉自發精英搖人靈魄再施綢喻
 匪特戾作者之素抱且悔得讀是詩者會心在迤邐契
 多方一編行世以來將開登然足音振於寥廓
 既澄自重王業又何所悵悵耶 王伯跋于西湖碧雲堂

初日樓少作

俞跋

人間詞話

王國維著 近刊

王先生論詞推崇五代北宋，標舉「境界」之說，實爲詞壇創見。治文藝及文學史者，得此可助理解不少。本社就原書所舉詞人，輯爲略傳，所標零句，彙錄全篇，合爲附錄，載諸書後，尤便讀者。

樸社發行所啓

腫。身體又是這麼的腫脹。她記起別人給她的兩句形容詞。擴大會議的身裁。改組派的脚。恨極了。但是。她自己低頭一看。着實是一對改組派的放大的脚。她嘆了一口氣。暗想精衛行年五十多歲。還是一副小白臉。自己倒像他的母親哩。她越看越不自在。幸而她忽然想起自己並不是一個普通婦女。牠是一個女中豪傑。既然是女傑。樣貌何足道哉。於是仍然興致勃勃。坐着汽車如飛似的到了飛機場。

精衛在東京忙碌了這些日子。更兼玩了兩晚通宵。精神自然很疲倦了。回到家裏。沐浴一番。便躺着憩息。璧君捱在身旁。問長問短。萬種溫存。她雖是女傑。却并不忘記服侍他的男傑丈夫。往常接見客人。她總在旁監視。客人坐上一個鐘頭。她便要開口說。好了。汪先生今天的精神不好。改日再談吧。這樣。客人就得走出去。汪精衛一向是得了一門病症的。這病症是糖尿病。時發時愈。但糖尿病每次小便都要試驗。起初璧君特別預準了一個盤子。養着一窠黑螞蟻。

精衛撒尿一次。她便把螞蟻放在盤邊。如果尿有糖質。螞蟻就會聚集着盤子邊緣吸吮糖質。沒有糖質就各自散開。拿螞蟻來試驗尿的質素。這辦法已是新奇。那知女傑究竟超人一等。她後來嫌把螞蟻放來放去這新奇辦法也太過麻煩。又兼愛夫情切。她索性親嘗。每一次她嘗着甜味。她的心就是苦味。反之。她嘗到苦味。她的心才覺發甜。這可見壁君對於精衛。真是愛護備至。讀者諸君。這樣的賢妻。難怪精衛言聽計從。這次的賣國降敵。自然也是得助於枕頭狀的激勵。據說陳璧君的哥哥當年是販賣猪仔到南洋去的販客。精衛在船上偶然遇到。於是便和這位販猪仔客的妹子結下了姻緣。後來寧願把劉氏女寫了退婚書。甘心拜倒在這位女傑改組派的脚下鞠躬盡瘁。這是前話。暫且不提。

却說精衛回來後。當晚壁君爲精衛檢點衣服。正想把帶去東京的襯衣拿出去洗。忽然她把襯衣嗅了一嗅。登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回頭怒氣冲冲的說：『你看。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哼。你倒瞞過了老娘。』精衛心里早就卜通卜通的跳。他拿過襯衣來一瞧。原來前襟有一塊胭脂痕。並且微微有股香水味。他臉色立時灰白。那頭聽得璧君高聲的教訓：『原來到東京去是尋自身的快活。并不是爲了國家大事。難怪不許我同去。日本女人使你樂極了。祇是不要再惹出糖尿病來。害老娘再嘗那股樂極臊味兒。』

精衛素來懼內。更兼自己理虧。此時那敢作聲。祇好俯首受教。由她咆哮一陣。璧君險些激出老淚來。嚙叨了半個鐘頭。便自上床去睡。

世間上的夫妻。床頭打罵床尾和。這是一條定律。璧君精衛自然不是例外。當晚精衛口口聲聲賠着不是又說：『襯衣上的脂痕。是在平沼招待席上的藝妓不知怎樣染到的。自己實無軌外行動。如果夫人不信。有宗武爲證。』望她諒解。當下還發誓一番。讀者都知道精衛是癡

才無礙的。對夫人這番「和平」言論。自然奏效。璧君果然信以爲眞。不再追究。

其時。夜闌人靜。時間已有十二點多鐘，那一對男豪女傑。眞的伉儷情深。枕邊喁喁情話。還不肯入睡。祇聽見璧君低聲的說：『你看外面的月色很亮哩。』精衛說：『這正是夜半無人私語時。我比大唐天子還幸福了。』璧君啐了一聲。

細語還是繼續下去。忽的璧君嘆一口氣說：『到你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那時你就要討小老婆了。現在天天講革命。那時便要革老娘的命哩。』精衛柔聲的說：『那有的事。倘眞和平運動成功。統一全國。這還不是你鼓勵我的功勞。我怎敢別生心意。璧君。我告訴你吧。你我患難夫妻。再不必有什麼懷疑。現在我担心的是日本軍人是否真有誠意。怕的是。給他盡了死力。到事情弄妥。便一脚踢開。做出藏良弓。烹走狗的手段。』

兩口子的話題。逐漸談到將來的前程上去了。璧君說：『你做事就是這樣疑慮太多。所以反覆無常。現在既然露了臉幹去。就不管將來怎樣。也祇好一不做二不休。決心去幹。日本軍人會利用我們。難道我們不會利用他們嗎。你就怕上他們的當。』精衛說：『我們沒有武力。給日本人哄上了手。就祇好任他主宰。我們能奈他何。』璧君說：『畏首畏尾。就是不能成大事的。老實說。你現在已經走入圈套了。想回頭也就很難。遺臭萬年就讓它遺臭吧。還多心猜疑做甚。』璧君又說：『這次不是平沼答應給你每月三百萬活動費嗎。這些錢應該好好的支配一下。我看拿出一百五十萬也就够了。』精衛說：『津貼是不成問題了。但南京華北那批人。未必都服從我。聽說王克敏很有問題。組府的事。還不知何時才能成功。想來心裏好生煩悶。』璧君說：『我看這要借日本人的勢力壓下去。一面用手段去拉攏他們。莫若你到華北、南京、廣州去跑一遭。聯絡聯絡各人。豈不是好。』

說罷。祇聽精衛高聲的說：『你的意見與我正合。我也想先到各處跑一回呢』。

這時已是夜深二時。談話的聲音漸漸模糊下去。終於鼾聲嚮動了。就像這一對人傑夫妻。在夢中也作和平運動的吶喊。

第九回 醜矣羣奸媚態可恥

話說汪精衛和高宗武兩人自東京回到上海。奉了平沼九項條件。便趾高氣揚的向上海各黨徒宣佈。又急忙忙的拜候日本軍總司令。商討他的進行計劃。起先汪精衛的意思。想在上海先成立新國民政府。然後再捧平沼密約。出今日軍解散南北兩政府。當精衛正在這樣想的時候。他的襟兄褚民誼。原是一個老奸巨猾。當下對老汪道：『我想你這樣做法。必遭梁鴻志王克敏那一班人反對。不若你先去去北平南京廣州三地。拉攏他們。看看他們的來頭。然後再作計算。』精衛聽了。這意見和璧君一樣。也佩服褚民誼的深算。當下即決定先去北平。隨即吩咐梅思平去報告給日軍總司令。再派林柏生去打一封電報給王克敏徵求他們的意思。不二日。王克敏有覆電來了。電文說是歡迎他來北平。精衛于是大喜。隨即摒擋一切。托交周佛海料理。自己帶

了高宗武同去。初到北平之日。臨時政府的官吏。像江朝宗齊燮元湯爾和董康一行人。也到來迎接。特別是江朝宗那個老頭兒格外歡喜。他拿着老汪的手笑嘻嘻的說道：『世侄遠教許久了。估不到今天也再見你哩。』精衛江朝宗那樣親熱。却奇怪起來。那一夜。他和宗武就住在北平大飯店。江朝宗那夜在這裏設宴替他洗塵。各大小官吏都穿起袍笏。到來參加。單獨不見了王克敏。派人幾次的請他到來。他只是推有事。精衛不覺奇怪起來。宗武知道王克敏吃醋。有些不妙了。就對精衛道：『今天我們來到的時候。各人都到。單不見那老王。今晚又是如此。大概他憤恨你不去拜會他。論理。你是將來的主席。不過他是臨時政府的重要人物哩。今天來到這裏。那就應該先去拜會他爲是了。』精衛道好。我們明天一同去吧。一宿已過。明日清早。和宗武兩人。具備三牲醴酒。整潔衣裳。親自到臨時政府。去拜會老王。老王一聽精衛來到。心裏有一半高興。更看見那許多禮物。更是笑

逐顏開。連忙招呼入客廳坐下。假意殷懃。互道愛慕之忱。寒暄已畢。精衛把平沼的第一二三項密令遞老王。老王看了幾遍。勃然變色道：『這些我也知道了。不過我以為新國民政府成立固然是好。不過北平臨時政府決不能取消。假使取消臨時政府。我們寧願不幹。』老汪見王克敏發脾氣。也不好意思的說道：『王同志。你要明白。這是平沼首相的命令啊。我是不能作主的。你若果不贊成這一項。那就請你向東京請示了。不過。我以為。我和你的目的。只有權利之能够保存。不論臨時政府也好。新國民政府也好。我們能够一樣保持我們的地位。那不就很滿足的嗎。我意思以為臨時政府取消也不妨。只要你們沒有反對。我還一定要你們在新國民政府裏幫忙的。』老王沉吟了許久。沒有決定。經過半點鐘之久。老王才說：『這件事太重大了。我要請示過井和同僚一商。改日再答覆你罷。』精衛見無頭緒。悄然的回到酒店裏。倒頭便睡。時光荏苒。精衛到北平已經一個星期了。每日

除偕同江朝宗董康等遊覽故宮外。都沒有什麼可以消遣。一日由江朝宗傳來一個消息。說對於取消臨時政府一事。老王已經沒有異議了。因爲他曾經向土肥原力爭。遭着土肥原的痛斥。說他爭權奪利。所以他沒有面目再見老汪了。再過兩日。果然由董康傳送來一張紙條。這紙條是王克敏寫來的。略道：「精衛同志。臨時政府取消事已無問題。不過要待新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才取消。仍請兄關照一切。自當追隨効勞。萬勿見棄爲幸。」精衛接了紙條。知道北平方面的人。已沒多大問題。便要向南京去。

第十回 卓哉二老忠節堪誇

讀者諸君。那廉恥喪盡的羣奸醜態。在下描畫的他們太多。把我這管筆也嫌弄污穢了。這裏且表揚兩位忠節可風的老人。一來大家可以把忠奸對照一下。二來也爲我們講節氣的讀書人吐一口氣。因爲汪精衛自稱讀書人。却把讀書人的臉孔都糟蹋完了。這兩位人是誰。一位是名滿大江南北的太史公江霞公。一位却正是那不肖汪精衛的胞兄汪憬吾老人。

却說江太史家居廣州對岸河南。早歲科甲出身。盛名久享。上了這一把年紀。也就淡於名利。平日詩酒自娛。原想享享晚年清福。那知敵寇肆虐。居室不寧。自廣州失陷。江太史也就避地香港。老懷早已憤恨無限。莫說那河南家里十幾邊過的房子遭了劫。就連早早搬到他處去的傢俬古玩也都損失殆盡。他老人家歷年搜藏的古玩。說少些也價

值三四十萬。但他却曠達得很。祇有搔搔頭發幾句牢騷：『誰叫我屋在淪陷區。誰叫他是戰勝者。借用沒收。任他的便吧。』原來日軍也早就知道江霞公的大名。起初很想羅致他。以爲也像江朝宗之類那麼容易。所以日軍佔領了河南。却假意施恩。在他屋子外出示保護。說這是江某人的住宅。不得騷擾。一面故放聲氣。推崇他老人家。要他出來負什麼維持治安之責。那知江霞公是個鐵血性子。不獨不上圈套。自跑到香港後。就連人客也避免不見。索性做個「堅舍清謠」。日軍後來知不能誘動。也就不客氣打開大門。借用的借用。沒收的沒收。弄個乾淨。

光陰荏苒。說來容易。江霞公在港閒居。不經不覺已將近半年。廣州的偽維持會的傀儡。也早有呂春榮。彭東園那班劣胚登台扮演。但究竟名望不大。地方治安。和一切偽政措施。還是一塌糊塗。日軍方面就常常也想起「江霞公」這三個字來。恰值汪衛精降敵叛變後。到處要培植自己派系的傀儡。尤其是在華南廣州方面。不肯輕放這個地

盤。於是先後拍電在港的黨羽。叫注意搜羅各方面人材。而尤其要勸誘江霞公。一面又拍電廣州敵酋。說可設法要江霞公來到廣州共負責任。敵酋大喜。

讀者。你道汪精衛拍電給誰叫他去勸江霞公的駕。說來倒也推情順理。原來是叫他自己的乖姪兒而又是江霞公的女婿汪希文。汪希文本來祇係汪派的小鬼頭。在港澳活動。也不過和沈崧一流三四等脚色做些毛手毛脚的小工作。但這件差使却對於他很合式。總以爲仗着半子之親。多叫上幾句岳父大人。老人家總會心輒順從。當下希文一連接到精衛兩個電報叫他負此大責。并說不久他就要到廣州組府。可趕速進行。又介紹他晉謁廣州日特務機關長請示。喜得希文心花怒放。想到如果成功。日本主子和漢奸叔叔。一定會另眼相看。於是連忙赴澳趁船到廣州。見了日本主子。滿口答應說：『憑奴才三寸不爛之舌。管教家岳父臣服來歸。』主子自然也先賞了他一下顏色。

希文回到香港後。便馬上去見江霞公。可是他腳踏到大門口。心裏却卜通卜通的跳。他知道這位老人家向來性子頗硬。要怎樣啓齒才好。實在頗費躊躇。他一面想一面已經走到霞公的書房。霞公正在看報紙。身邊放着一茶盅泡好的龍井茶。抬頭瞥見希文躡手躡腳的跑進來。臉孔先自一沉。問：『你這幾天溜到那里去了。連鬼影也不見。前天是你死鬼老婆的忌辰。你大概也忘了。』希文斜身坐下說：『我到澳門去了幾天。次高他們都在澳。』霞公說：『你就愛和這些人一起。』老實說。他們在港都是有活動的。聽說精衛要做什麼偽中政會主席了。是不是。』希文乘機說：『是的。他有電給次高。還問及你老人家。』霞公說：『他怎的要問起了我。要問也好先問及你的老子。』希文說：『次高還說精衛打了電報給廣州日軍。叫他們好好保護你老人家河南的房產。聽說。現在廣州繁盛得多了。治安也好了。天天也有人回去。』霞公鼻孔裏哼了一哼。喝了一口茶。他的習慣的口頭禪也出

口了。先自媽了一句。再說：『算了吧。誰希罕這般好意。希文。我猜你就早想回到廣州去了。你要去。走你的路吧。別來哄騙我。天天說起廣州。讓那些房產傢俬都送給日本鬼子。我一點都不在乎。丟那媽。誰叫你的房產在淪陷區。』

希文沉思了一下。覺得這正是不可失的時機。他硬着頭皮再進步去打動這老人家：『說也可惜。房子傢俬倒沒有什麼。祇是那些古玩書畫。……』他把身子彎向江霞公那邊。繼續低聲說：『我有些消息想稟告你老人家。但說出來又怕怪我多事。』

霞公正在一壁聽。一壁看報紙，這時心裏明白。這個小鬼又要來做說客了。但暫且按捺性子。聽聽他說些什麼鬼話。於是說：『你說你說。什麼值得吞吞吐吐的。』希文便鼓起如簧之舌說道：『廣州日軍當局如何推崇敬仰他老人家。如何托汪精衛勸駕。精衛囑沈次高轉他致意。又說。如果回到廣州。日軍當局不獨力爲保護。且可交一百萬元

貨物請托代銷。不需現金。等於奉送敬他老人家。』最後。他裝出懇懇切切的樣子。附加意見說：『試想。這樣住在香港也不是一個辦法。趁他們表示好意。回去一行也未爲不可。你老不願做事。倒也罷了。回去閉門靜居。我看絕無大礙。次高說日本特務機關的肥原中佐。小柴少佐。都三番四次的托他致意。我想日本當局是非常誠意的。……』

霞公當時不聽由可。聽了無名火高三千丈。這簡直要拖他老骨頭入地獄。侮辱了他一生的人格。這還了得。他面前現在坐着談話的。已不是他的子婿。而是日本的間諜了。他想如果不是看着亡女的份上。他要捧起茶盅摔過去。

『希文。你。你再別說下去了。够了够了。』他幾乎要罵他一句畜生道：『任你如何說。我是不受騙的。你幹的好事。我知道你鬼鬼祟祟的早就走過那邊去了。你今日做了漢奸。還有臉來見我。還扯上一大堆鬼話想我上圈套。你在發夢。我江孔殷年紀已經七十五歲。學佛有年

。早晚要死。死也要死得乾乾淨淨。斷不去幹那無恥漢奸。混騙日本人金錢利益的勾當。』他站起來繼續大聲的說：『我可正言告你。什麼誠意。什麼推崇。祇有你漢奸叔叔才會相信日本鬼子誠意。你會知道我廿五年前。做過中日國民親善的勾當嗎。民三我經營錫鑛。和日本人往來最多。後來號召華南銀行倉庫招股。吃了日本鬼子的大虧。這種人講誠意。講和平。你們做夢。我却不想做夢。從此。你再別在我跟前說這些話。你幹你的好事去。我不管你。你也不必來理我。』

這一番當面搶白。說得希文俯首無言。心里冷了一半。這時恰巧他的岳母走進來。看見江霞公氣咻咻的滿臉通紅。知道希文一定有什麼說話衝撞。她乘機叫了希文出去。希文心頭一轉。眼前似乎還有一點希望。於是隨着走入泰水的房間。他以爲婦人家容易入彀。原想婉轉陳說。叫岳母便中相勸則個。那知正在說話。霞公的次女晚貽那天正回家中。眼見希文舉動言論。知他又要蠱惑岳母。便坐在房中。使

他無說話機會。希文自知沒趣。便起身告辭。

自後。希文再不好意思去見霞公。也就回到廣州做傀儡工作。但心猶不息。而且在敵會面前誇下海口。總想使霞公心同意轉。於是每一個星期左右。便寫信一通。苦苦誘勸。那知信寄出後。猶如石沉大海。不見回音。一連去了四函。霞公連隻字都不屑復。希文好生納悶。一日。早起。正想把昨晚想好的信稿寫出。再寄一封試試看。剛待動筆。收到一大細港報。拆開一看。見到各報發表一封江霞公給他的公開信。裏面嚴詞申斥。大義凜然。開首稱他「希文先生」。他一口氣讀下。面紅耳熱。額頭滲出一點點大汗。好生難過。

且不說這封信發表後。汪希文受盡社會人唾罵。却說因此也斷送了他父親一條老命。原來希文的父親憬吾先生。就是汪精衛同父異母之兄。秉性忠厚。向以節氣自持。自小就和精衛意見不合。不相往來。自廣州失陷。也避居澳門。汪精衛艷電發表後。降敵主和。他老人

家心裏也有說不出的隱痛。以爲汪家出這樣一個賣國漢奸。也是祖宗之辱。汪氏之羞。却不知他自己親生的兒子。也跟他同走一路。他因爲身體不好。年紀又大。不大管及得到希文的事。但平時諄諄訓示。以爲總不致有越軌舉動。那知那天報紙把江霞公的信發表出來。一五一十的寫出。他才知道他的兒子做了漢奸。而且在江霞公的信後面有這麼幾句。「汝有此大機會。何不接汝澳門的老子憬吾先生。回廣州享福。做老太爺去。卻來關照到已死老婆的外家。」憬吾老人原已血氣就衰。經此刺激。想想有此孽子。敗壞家門。惹人恥笑。越想越氣。竟自病勢加重。痰喘發熱。手足痺麻。醫藥無效。不到一月就魂歸天國。臨危的時候。還睜大眼睛。罵一句：『孽畜。你氣煞我也。』隨即微微嘆氣。撒手塵寰。

讀者。江霞公和汪憬吾這兩位老人。氣節凜然。自屬留名後世。汪希文甘心降敵。氣死父親。正是不忠不孝。天下罪人。

第十一回 肆調言廣州播音

話說汪精衛由北平轉赴南京。拜會南京維新政府。他心里盤算。南京維新政府的人。一定會奚落他。還是首先去拜會楠本大佐的好。讀者。你道楠本大佐是誰。就是南京維新政府的顧問。那一羣傀儡的操縱人。權力非常之大。精衛見到楠本。道達來意。大佐以土肥原有介紹函。而且這次到甯是奉命的。也十分客氣。南京羣奸如溫宗堯。陳羣。等知道消息。也不敢怠慢。到車站相迎。精衛到京。伴着楠本。趾高氣揚。一切進行。藉着楠本。倒也順利。提出成立新國民政府。各人都不敢公然反對。精衛樂不可支。日夜和楠本等徵逐。

一日。楠本帶笑的對精衛說：『老汪。你是國民黨老黨員。今天你是借着國民黨的幌子。來進行你的計劃。但今天來到總理墓陵你應該有所表示。也是一件好事呀。』精衛恍然道：『不是大佐提及我也

忙記了。好。就明天起程吧。』翌早六時。他即刻叫僕人預備了鮮花。祭品。和高宗武。溫宗堯。梁鴻志。幾人同去。並帶同日本同盟通訊社和南京偽報的事訪前往。上午十時。已抵達紫金山下了。山下的週圍。那些砲痕彈跡。還是斑斑可考。血的膾味。殺的恐怖。還依稀留存。太陽慘淡作黃金色了。精衛等一行人。沿着陵前的石級上去。陵園雖然無恙。可是陵前那兩面飄揚天空光明燦爛的黨國旗。都不見了。有的祇白楊衰草。火藥血膾。和總理偉大的精神。精衛等入到裏面。獻上鮮花。正在下拜。突然頭痛起來腦子像刀劈一般。他急暗叫不好。便狼狽的跑下山來。翌早。偽報上面。都有這樣的一段新聞說。『兆銘謁陵。見陵園無恙。私心快慰。然而念及國家破碎。生民荼炭。不禁傷感暈厥云。』其實他自己知道。這一次的出賣國家。完全是爲了自己的私慾。實在對不起總理。對不起諸先烈。和全國民衆的。他感觸起總理人格之偉大。自己處境的衆叛親離。聽自己指揮的。不

過那些沒有什麼人格智識的人物。像提倡踢毬子的褚民誼。傳而不宣的周佛海。碌碌無奇的林柏生梅思平輩。而自己的罪惡又那麼重大。他對着總理遺容。慚愧無限。感覺自己前途。是不堪設想的。一時傷感。突然頭痛。然而。這或許是總理精神之所感應。他不願這不肖的黨員在他陵墓前吧。閒話不提。却說精衛從陵園上頭痛歸來。那天就發起病來。三四日後。才得復原。于是在南京繼續和溫宗堯等合作計劃。溫宗堯和陳錦濤等的要求。只是新國民政府成立後。他幾個人能够得回一個部長或院長的地位。什麼也沒有問題了。這時精衛也不能實在的答應他。因爲最近再有一個南北政府聯合會議。在大連開會。由土肥原和萱野長知兩人召集。所有臨時政府維新政府新民會上海大道政府等都要參加。那時候。他向土肥原提出。而且從旁幫助。那一定是可以達到的。溫宗堯等都沒話可說了。過了三日。精衛見南京各人都沒有反對。暗暗歡喜。于是又打算到廣州來。他來廣州的目的是。

不是像去北平南京那一樣了。他因爲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廣東軍隊在全國戰場上。作戰最英勇。日軍畏了七分。就是日軍總司令官也感覺棘手。而且認爲沒有辦法。他知道老汪和廣東將領張發奎舊日的感情很和洽的。可以利用他去游說。就訓令了他卽日到廣州去。一面通知華南日軍指揮官安藤去接應。到了六月初旬。老汪欽此欽遵。就偕同璧君到廣州來了。他到廣州的一天。安藤因爲接了上司的命令。特別的招待他。所以自己特地率同一班官員和治安維持會裏的人物像彭東園呂春榮等迎接。當精衛到步後；經過的街道。都由日軍放哨。禁止市民通過。所住的地方。更沒有一定。總之那裏忽然大隊日軍放哨。就住在那裏了。第二天。精衛草了一張廣播演詞。送給安藤察閱。說是這廣播詞。一經廣播之後。粵省將領一定來歸的。安藤也信以爲眞。就令他在軍部內的播音台播音。那天晚上八點鐘。精衛在三十個日軍監視之下到日軍部來。他就在播音機前說了一大堆謊話。所說

的。無非是誣詆國民政府。鼓吹親日。談和平。煽動粵省將領。言詞荒謬。也不必細去說它了。廣播完畢就回到淨慧公園舊日的迎賓館住下。第二天早上。早餐用過了。就去維持會訪晤彭東園。和他商討在粵省組織「政治兵」「復興軍」。由他在日本所給予的軍費撥出一部來充當經費。決定卽日在廣州招募。由維持會担任訓練。把那些和平救國親善睦鄰的荒謬言詞。灌輸在那些政治兵身上。並且教以詆毀游擊隊的言詞。使他們去破壞游擊隊的工作。彭東園都依照他的計劃去幹了。當精衛初到廣州的時候。也會對安藤說及。他的廣播演詞發出。粵省將領多數是他的舊同僚。平日都很要好。當然會首先停戰。安藤信以爲真。不知道粵省的將領。雖然多數是他的舊同僚。可是這一次他的行爲。真是天怒人怨。人人恨不得手戮此獠。何況深明大義的粵省將領。所以當廣播演詞發出以後。粵省將領却由他舊日最要好的同僚張發奎將軍領銜。通電向他聲討。同時在粵北從化各戰線上。加

緊反攻日軍。打得日軍落花流水。飛電向安藤報告。安藤看見這種情形。知道他不過大言不慚。原沒多大用處。也就瞧不起他。精衛碰了一鼻子灰。自討沒趣。不多幾日就一溜烟走向上海了。

第十二回 冒名義上海集會

話說汪精衛返上海後。領得日本撥支的活動費和軍費。於是拚命的花錢。分幾路進行他的計劃。派林柏生加緊收買滬港各地的輿論。有不受買的與反抗的。都嗾使暴徒實行恐嚇暗殺政策。恢復中華日報。收買文匯報。刺殺朱惺公。這都是明顯的事跡。

又嫌陳調元公館地方還是不够。把辦公室搬到愚園路王伯羣舊宅。并且佔了大世界遊戲場做組織偽會的地方。

原來精衛因爲要組織他的新國民政府。先要來一個六全大會。而日本人最慣用的是分化政策。他知道汪是國民黨副總裁。就利用他分化國民黨。以重慶國府爲共黨扶持爲名。另組中央政府。另組中央黨部。汪精衛現在手頭有的是主子發下的錢。便大肆活動。到處收買。可是收買到的只是些小鬼。他要開六全大會。必先要有相當中委來參

加才像樣的。精衛對於此點。足足悶了半個月有多。連他的外甥沈次高在香港被人刺斃的消息傳到。他也不大理會了。左思右想。總無辦法。要想用錢來收買。出至一萬元一個。也沒有人肯受他利用。于是他沒奈何地又把他的拿手好戲演出來。在虹口一帶收買那些曾在政界里活動過的暴徒流氓。不問其爲工商政學界。城隍也好。土地也好。有願當他的中委的，都給一萬塊錢。于是一日之間來報到的中央委員有二百多人。可是都是五六等人物。東一槓西一碌。沒有一個有司長資格的。精衛收買得這一班牛鬼蛇神後。決定迅速的召開六全大會。但是上海社會稍爲知名的人物。都沒有一個來參加。怎麼可以呢。精衛和民誼等磋商。大家商討了一會。民誼忽然道。有了有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豈不是好。精衛公博等都拍手叫妙。叫民誼卽日去幹。民誼于是叫僕人去印務局印備好請柬幾十張。上面寫道。詹九月一日正午十二時敬備薄酌。領教候光。下款寫道褚民誼拜。約定精衛于

是日正午召集那二百牛頭馬面來愚園路等候。待來賓到來。便一聲暗號。立即開會。又由精衛擬定一張開會宣言。佈置既妥。等待行事。

且說上海社會上稍有名望的人物。接到褚民誼的請柬。大家都以爲食神又到。不約而同的于一日清早。即改換衣冠。施施然到褚民誼住宅來。準備吃一頓。不意這天到了預定地點。褚民誼突然撒謊。對大家說道。今天得到報告。捕房將派隊到這裏搜查。爲大家安全起見。請大家到別處用餐去。于是把預定的汽車將幾十位來賓載到愚園路王伯羣舊宅來。民誼一馬當先。一入正門。大叫開會。鈴聲一响。精衛起立。宣佈開會理由。各來賓到此。不得不就坐。聽候精衛大發狂言。開會理由宣佈完畢。繼續由陳公博周佛海陳璧君等幾個提出十幾條議案。草草的通過了事。這一次所謂六全大會。簡直是做水陸道場一樣胡亂的吹打一番。幾十位來賓固然丈二和尚摸不着頭。就是那二百幾個在虹口收買來的所謂中委黨員。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以什麼資格

來參加，所以第二天報章上登載只是那篇開會詞。委員名單是沒有的。精衛自己也知道拿不出來見人的呢。

六全大會閉會後。精衛又跟着進行組織國府了。他一方面更利用他的爪牙。冒用什麼海外華僑團體。什麼工會等之名稱。通電響應六全大會。中華日報。南華日報。自由報等。天天都登載着那一類的通電。這都是十幾年前的舊官僚軍閥的老把戲。現在是已給人拆穿了。不獨中國人不信。即他的主子日本人也早已明白精衛的技倆不過如此。更沒有什麼方法。恍然了解汪精衛究竟是和王克敏等一樣東西吧。

讀者諸君。汪精衛的把戲現在還沒做完。但做來做去。總脫離不了日本主子那根繩索。很像齊天大聖跳來跳去。逃不出如來佛的五個指頭。他已經走上死路了。結果祇好死得不乾不淨。遺臭萬年。等他罪惡貫盈。作者再來補一回「漢奸的下場」吧。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霜楓之二

初日樓少作

定價大洋三角

不計
銷印

著者 嚴 既 澄

出版者 霜 楓 社

發行者

上海廣西路
筱花園口

樸社發行所

82

652923

(1)

